

摘要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依托于网络信息的快速传播，语言的发展变化也日益显著，微博、微信、贴吧等媒介的广泛使用催生了诸多新词与新表达式，“X到我了”构式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但伴随着它在网络上的高频使用，乱用、误用现象也不断增多，这说明网民对该构式意义和用法的理解还不够透彻。因此，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语言事实，运用语义功能语法、构式语法等相关理论，采用多种分析方法，从句法、语义、语用、形成机制和流行动因等方面对“X到我了”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

全文共分为绪论、主体和结语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介绍了研究对象和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语料来源及使用情况等。

第二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包括第一章至第四章的内容。第一章考察了“X到我了”的构成与句法分布情况。首先对变项“X”的音节、词性进行了统计说明，又对常项“到”的词性、“了”的功能进行了分析，“到”在此构式中仍做动词使用，“了”位于句末，具有完句功能。在句法功能上，“X到我了”独立成句或位于句末，在句子中充当谓语、补语，且做谓语时前边主语有不同的类型。位于句末的“X到我了”常有副词、语气词与之共现，这些共现成分都起了加重语气、凸显言者主观性的作用。第二章对“X到我了”进行语义考察，先分析了其构成成分的语义，后总结了该构式的构式义和语义模式。“X”为感受义和评价义；“到”仍具有明显的结果义；“我”在构式中为感事。基于构成成分的语义及其结构关系，将“X到我了”的构式义概括为“说话人受到某人、某事、某物的刺激或影响，产生了某种感受性的主观评价”。之后从构式义中总结出该构式的抽象语义模式为“使动感知型”，即“使我觉得/感到X”。第三章是对“X到我了”的语用分析，从适用语境、语用功能和语用特点三方面进行考察。该构式多用于评价性语境，用于主观表达语体，具有主观性的语用特点，焦点凸显功能和立场表达功能较为突出。通过语感调查后发现，“X到我了”构式的使用者还具有年轻化和女性化倾向。第四章探讨了“X到我了”的形成机制和流行动因。“X到我了”主要是由“V到我了”类推而来，部分用例在演化过程中经历了隐喻机制。它在现代汉语中的流行既有语言表达的经济原则和模因论的驱动，又有互联网的推动和大众心理的影响。

第三部分是结语，概括总结了全文内容和主要结论，并指出了论文的不足之处，如

新出现的语料未能及时整理分析，“X 到我了”构式后续的演化发展有待进一步研究等。

关键词：“X 到我了”，句法功能，构式义，语用特点，形成机制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I
目 录.....	V
绪 论.....	1
一、研究对象和选题意义.....	1
(一) 研究对象.....	1
(二) 选题意义.....	2
二、研究现状.....	2
(一) 构式语法理论研究.....	2
(二) 关于“到”的词性.....	4
(三) 对“X到我了”的研究.....	5
三、研究方法.....	7
(一) 数据统计法.....	7
(二) 问卷调查法.....	7
(三) 形式与意义相结合.....	7
(四) 描写与解释相结合.....	7
四、语料来源及使用说明.....	7
(一) 语料来源.....	7
(二) 使用说明.....	8
第一章 “X到我了”的构成与句法分析.....	9
第一节 “X到我了”的构成成分分析.....	9
一、“X”的词性和音节特征.....	9
二、“到”的虚化.....	12
三、“了”的功能.....	13

第二节 “X 到我了” 的句法分析	14
一、句法位置	14
二、句法功能	14
第三节 与其他成分的共现	18
一、与副词共现	18
二、与语气词共现	19
第四节 小结	19
第二章 “X 到我了” 的语义考察	21
第一节 “X 到我了” 构件的语义分析	21
一、“X” 的语义特征及其论元	21
二、“到” 的结果义	27
三、“我” 的语义角色	27
第二节 “X 到我了” 的构式义	28
第三节 “X 到我了” 的语义模式	29
第四节 小结	30
第三章 “X 到我了” 的语用分析	31
第一节 “X 到我了” 适用于评价性语境	31
一、对人、事或物的评价	32
二、说话者的感受性评价	32
三、对人、事或物的评价兼说话者的感受性评价	32
第二节 “X 到我了” 的语用功能	33
一、焦点凸显功能	33
二、立场表达功能	33
第三节 “X 到我了” 的语用特点	34
一、使用者的年轻化与女性化倾向	34
二、主观性	37
第四节 小结	38
第四章 “X 到我了” 的形成机制和流行动因	39

第一节 “X 到我了” 的形成机制	39
一、类推	39
二、隐喻	40
第二节 “X 到我了” 的流行动因	42
一、内部因素	42
二、外部因素	43
第三节 小结	44
结 语	45
附 录	47
附录 A 能进入“X 到我了”的“X”词表	47
附录 B 使用频率较高的“X”词表	48
附录 C “X 到我了”使用情况与语感调查问卷样本及数据	49
参考文献	55
致 谢	59

绪论

一、研究对象和选题意义

(一) 研究对象

近几年，“惊艳到我了”“萌到我了”“帅到我了”这样的说法在微博、微信、抖音类短视频平台中多以微博文案、评论、弹幕的形式传播，其出现频率较高，能产性和可类推性较强，我们概括为“X到我了”构式，并将其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它主要体现了言者对某一话题、某一具体事件或者电视剧、综艺的情节、人物、妆造等方面的评价、看法或感受，是网友抒发情感、强调内心感受的一种主观表达式。如：

(1) 这个问题真的难到我了。(BCC语料库)

(2) 一般我都不看这类节目的，不过这个真的感动到我了。(BCC语料库)

(3) 最近都没有心情实施我的马甲线计划，也没有减肥的想法，今天看见一个很优秀的小姐姐 keep 运动 500 多天，秀到我了! (微博，2022-03-26)

以上三例中的“难到我了”“感动到我了”“秀到我了”均是言者的主观表达，例(1)(3)的“难到我了”“秀到我了”分别是对“这个问题”和事件“小姐姐 keep 运动 500 多天”的主观评价，例(2)中的“感动到我了”直观地表达了言者对这类节目的内心感受。由此可见，后起的“X到我了”构式与现代汉语中原有的“V到我了”格式不同，不再单纯表示“某一动作使‘我’产生了某种结果”，而是表示“某人、某事、某物使‘我’产生了主观评价或感受”。

值得注意的是，“到”后成分大多是第一人称“我”，其余的还有第二人称“你”、第三人称“他、她”、复数义人称代词“你们、她们、他们”和个别表人名词，但因为其他人称进入此构式后，没有“我”进入构式后的使用频率高，也没有“我”进入构式后所表达的主观性强，所以我们以第一人称“我”为代表，把该构式记作“X到我了”。且“X到我了”表义独特，相关研究也很少，描写分析还不够全面深入，我们以此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将运用语义功能语法、构式语法、认知语言学等相关理论，从句法、语义、语用、认知机制等方面，对“X到我了”构式展开论述。

（二）选题意义

在互联网时代，各种新信息层出不穷，网络媒体使得信息的更新速度、传播速度逐渐加快，催生了一些网络新词语和新结构式，“X到我了”构式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我们选择“X到我了”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1. 有利于促进“X到我了”的本体研究，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此构式。“X到我了”作为一个不同于常规搭配的构式，虽然目前有了一定的使用频率，但意义尚有些模糊，用法也不是很清楚，且前人对“X到我了”的研究不够充分，所以有必要对该构式的意义及用法进一步描写与阐释。

2. 有助于规范化地使用这一构式，减少乱用、误用现象的发生。因为“X到我了”的意义和用法尚不明确，网民对其产生原因和影响并不了解，所以他们在在使用这一构式发表看法或进行交流时很容易混淆其意义，出现乱用、误用的现象。

3. 对于现代汉语研究者和汉语学习者而言，可以帮助他们厘清“X到我了”与现代汉语中原有格式“V到我了”的差异。我们希望此次对比分析能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一些参考，为外国留学生更好地理解“X到我了”提供一些帮助。

二、研究现状

（一）构式语法理论研究

构式语法是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一种语法理论，是适应几乎整个语言门类的研究方法，它是在认知语言学的背景下产生的，通常被看作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以 Fillmore、Lakoff 等人对语法现象进行研究为起始，后又经 Goldberg、Langacker 和 Croft 等人的发展，构式语法如今已经成为一个较成熟的理论。这一理论包括：Fillmore 等人的构式语法、Goldberg 的构式语法、Langacker 的认知构式语法和 Croft 的激进构式语法等。

1. 构式的定义

Fillmore (1988) 认为构式是规约化的句法表征，他将语言中被赋予一种以上规约功能的句法结构形式都称作构式，他提出的“形义一体”已成为当今构式语法理论最基本的原则之一。Goldberg (1995) 继承了 Fillmore 的构式观，认为只要是形式和功能的一些方面不能从组成部分和已存在构式中推出来，整体意义不等于部分意义之和，就可以看作构式，强调构式的不可预测性。Goldberg 提出的这一观念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同，

国内的构式语法研究也大多引用这一经典理论。Goldberg (2006) 又重新修改了构式的定义,认为有高频使用率,即便能完全预测的形式—功能配对体也能成为构式。Langacker (2008) 从认知的角度研究构式语法,认为构式是按照一定的句法配价关系联结而成的象征结构,是“象征结构的汇集”,其组成部分和象征结构之间存在对应关系。Croft (2001) 提出构式是句法表征最基础、最原始的单位,是复杂的句法结构、语义结构的配对,形式和意义不可被分割。

本文研究对象“X 到我了”的新语料仍在不断进入,还未成为约定俗成的语言现象,但它在网络平台上使用频率较高,规约化程度较高,且能产性、可类推性较强。综合各家观点和“X 到我了”的形式、语义特点,本研究采用 Goldberg (2006) 新修订的构式定义,即构式是具有高频使用率、不同抽象程度、规约化的形式和意义的匹配,语义能完全预测的也能称作构式。基于此定义,本文将“X 到我了”认定为一个构式。

2. 构式语法理论的应用

构式语法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汉语研究者的眼界,拓展了汉语语法研究的新思路。国内学者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开始关注构式语法,他们先是借用构式理论对汉语结构或句式进行探讨,后又从汉语语法角度对构式语法理论开展讨论和评述,再到出版理论专书对构式理论进行详细介绍。

张伯江(1999)是国内运用构式语法理论来解释现代汉语语法现象的第一人,他用构式语法理论分析了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沈家煊(2000)在讨论“偷”和“抢”时肯定了形式和意义之间的联系是一种有理据的约定俗成;沈家煊(2000)又对配价语法和构式语法理论进行了思考和总结,推动了后人对构式语法理论的研究。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国内汉语言学界对构式语法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双及物句式,不少学者尝试使用这一理论对汉语的其他句式进行分析和解释。张伯江(2000)讨论“把”字句时,发现人们对“把”字句的研究忽视了它自身的语义,他将关注的重点从“变换观”转移到了“句式语义”,借助认知心理学中的顺序、邻近和数量这三个原则阐述了其对“把”字句句式整体意义的影响。刘丹青(2005)分析了非典型“连”字句,深入地比较了典型“连”字句和非典型“连”字句的特征,发现非典型“连”字句是不可分解的结构。

随后一部分国内学者又对构式语法理论开展了一系列讨论和评价。严辰松(2006)、邓云华和石毓智(2007)、陆俭明(2008)等都认为构式语法的引入在国内取得了一些

进展，为我国语法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后来关于构式理论的译作和著作也开始出现。如吴海波（2007）出版了 Goldberg 的代表作译本《构式：论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王寅（2011）《构式语法研究》分上下两卷，牛保义（2011）也出版了《构式语法理论研究》，牛保义等（2020）《构式语法研究》又对构式语法理论进行了重新整理。这些构式语法理论专书的出版，为初学构式理论的人提供了理论指导。

通过对构式语法理论的梳理，我们对构式理论的基本情况有了清晰的认识，同时对构式的不可预测性、构式的形义关系等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些研究成果为“X到我了”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关于“到”的词性

现代汉语中的介词大都由动词演化而来，但有些介词还处于过渡状态，未完全虚化，兼有动词、介词等好几种词性，“到”便是其中一个。在现代汉语研究中，“到”是一个多功能词，关于“到”的词性讨论比比皆是，有动词、介词、唯补词等说法。为了使研究范围更加明确，研究结果更为清晰，我们将“到”的词性探讨范围限制在“X+到+NP”中（X 主要是动词，“NP”主要是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其中关于“到”的词性的主流说法有动词说、介词说和不应单纯看作一种词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多元说，这几种说法在下面依次列举分析。

1. 动词说

朱德熙（1982）认为“到”是动词，做补语，与前边的动词组成述补结构。胡裕树、范晓（1995）把“V+到+X”中的“到”分析为动词，又指出其与朱德熙的动词说不同，“到”作为动词已经开始弱化，将其称为“弱化动词”。吕叔湘（1999）认为“到”是趋向动词，与前边的动词组成动趋式，做动趋式的第二成分，后面带受事宾语或处所宾语。

通常情况下，当“到”为动词时，一般先与前边的动词组成述补结构，再与后续成分组成动宾结构。

2. 介词说

侯学超（1998）认为“到”是介词，与后续成分组成介词短语做前边动词的补语。胡裕树（2001）认为介词“到”是一个构词语素，直接附着在动词或其他词语后边，与其构成一个整体，相当于一个动词。邢福义（2002）提出“介词的黏附化”概念，认为

动词后边的介词“到”往前黏附于动词，“到”与后边的宾语之间可以加“了”，组成特殊组合“动介（了）+宾语”。邢福义（2016）又进一步提出，“到”是一个“涉动介词”，在组成介词结构之后主要归为动词。赵元任（2005）提出介宾短语做补语的介词限于“到、在、给”，在此种情况下“到”为介词。

综上所述，当“到”为介词时，后续成分多为介引的对象，即宾语。从韵律上来说，此时“V+到+NP”的结构层次可分为两种：“到”与介引成分组成介宾结构做前边动词的补语，即“述+（介+宾）”；“到”附着于前边的动词，组成“（动+介）+宾”。还应注意，当语音停顿在“V”和介宾结构之间时，可看作第一种结构层次。

3. 多元说

李人鉴（1958）将“到”的词性分为了动词和助词两种：单独使用、与“由、从、来、去”等字结合使用时都是动词；粘附在别的动词后组成合成动词时为助词。

罗开农（1980）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别讨论了单音节动词和双音节动词后的“到”的性质，认为单、双音节动词后的“到”在后续成分和前置成分不同的情况下，都可以做介词或动词，只是前提条件不同。

李晓琪（1982）对“到”属前或属后的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到”后续成分不同，“到”的词性也不相同，“到”属前时为动词，“到”属后时为介词。她分为两种情况：出现“V”和“到”两项时，“到”属前，做“V”的补语；“V”“到”和“W”三项都出现时，后续成分不同，“到”的词性也不同：“W”是时间词语、处所词语、数量词语或程度词语时，“到”属后，做介词；“W”为非时间词语或处所词语，且“W”做“V”的宾语时，“到”属前，做动词。

通过对“到”词性的梳理，我们认为“X到我了”中的“到”应属前做补语，仍为动词。相比于“X+到+NP”，“X”由动词类推到形容词、名词的过程中，“NP”主要为第一人称“我”，“到”在此构式中虽进一步虚化，但仍与前边的词关系紧密，做前边词语的补充修饰成分。

（三）对“X到我了”的研究

学界对“X到我了”构式的研究较少，目前仅发现张小丁（2018）和王震、吴长安（2021）这两篇相关的文献。本节分别从句法、语义、语用、形成机制或流行动因几个方面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总结评述。

1. 句法方面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346235151052011005>